桑名前
修遺書

白賁堂先生遺書

文

一

梁名甫修遺書六

白賁堂先生遺書

文鈔 詩鈔 詠藻 經說 講義

遺書編纂取极所刊

合肥李氏藏書

蝸庵居士碑

居士鈴木氏稱蝸庵少耽讀書弱冠出身在教官五十年生于白河遷于桑名中年疾聾晚遭世變有志不遂致仕兀坐一室不出遊學宗考亭主文義尚實踐終身用力于小學四書近思錄居常以擴天理塞人欲爲心概記平素自擬墓表

白賁堂先生文鈔序

是白賁堂家君所著也。家君豈欲以文自見者哉。而今輯錄永以傳之家者。是剛輩之志也。初請家君曰。舍焉。兒宜用其日晷於讀書也。何必錄之爲。後屢請。家君乃撰其概意者而授之。然後與弟持卿略就年次以錄焉。夫家君之學。以經爲主。實踐爲先。齡逾古稀。孜々不已。固異于尋常文人之爲矣。雖然余聞其壯歲勉文辭之學矣。嘗謂余曰。吾心夙嚮于南豐氏。七年之間。專用力於此。但人多以南豐爲失于冗長輭弱。文氣不振而不願學也。然議論正大。說理入細微而不過焉。則吾輩所當法者也。果堂夫子嘗論之曰。有此見解。所以成他日經業也。又曰。文公初年溺佛氏。頗究其說。故他日註釋大中論孟。未必不賴其力。吾兄文辭之學亦然。後生輩宜識之。然則文辭之學。豈其可少焉乎。明治歲次己巳小春

旬日。兒剛謹序。

白賁堂先生文鈔目次

金勝寺山頂亭址記
奉壽　老太公七十華誕序
八壺溪記
讀李花集
大江廣元論
關原戰場圖序
與松本實甫書
陪柳亭觀樂記
先考碑陰
六園觀櫻記
送大冢敬之序
答片山君彝書
讀漢武止田輪臺詔
度山觀梅記
題石川丈山書後
長湫戰場圖序
送弟季道序
書訓蒙駢言後
背旗圖序
浴恩園觀櫻記
恭奉送　世子西駕序
送井上子彬序

送町田大明序
書先考畫像挂幅後
手抄曾文序
雜說
蝸廬記
送山內監察序
送鳳毛青木君序
送果堂南合先生北征序
遠祖伯州小傳
宮本武藏書牘跋
恭書　守國公親書七絕挂幅背
三僕傳
感德附錄跋
上野觀櫻記
士說
題和田範長裂足利尊氏書圖
吉川公論
送半林駒井君序
書遊泳鍊法後
書家藏道確吉村翁國詩挂幅背
關羽贊
題小楠公梓弓詞
先考遺像記

白賁堂先生文鈔

男　斷　校

金勝寺山頂亭址記

隈水之陽。蒼然而高者。擧城之所仰而不忘也。仰者。德也。不忘者。澤也。爲之者在國人。而使爲之者在君也。山頂舊作小亭。成而即廢。城之人猶仰而不忘也。初　老公之營亭於此。謂後山之巔應有觀望。乃爲小亭。既成而登之。果有觀望之美。但奈地高以臨遠。士庶第宅。咸列於衽席之下。謂曰。每吾登臨。士庶避匿。是爲其業之累。君人者將累是務去。如之何其以已累衆邪。即毀之。移於山趾。未幾。復移之於東園。夫一亭之微。在山之數十日。於今三十有餘年。民之誦之。猶其存之日。是其物不存。而人心存焉。其復何以致之。蓋　老公用意於政。於民未嘗爲耳目起土木之功。此時

也。營宮室。造臺榭。國人將爭趨服其功矣。偶有此舉。復意累衆而止。此所以國人之仰而不忘也。雖然其所以然者。在君而不在國人也。

答片山君彝書

鳴再拜。君彝長兄。連陰驅暑。不審文候萬福。三宅生來致長兄書。薰讀數四。即審春來體中違和、昨邪作祟。伏願千萬自重。學獎一事。言之可爲痛哭。豈惟嘆息云哉。來書似有鳴意未達左右者。是以聊陳鄙懷。惟長兄采擇焉。昔者吾 老公在周公之職也。受田相亂政之後、當海內望治之時。首選賢德。登于政府。又擢眞儒。委以教事。四方翹首仰惟新之政。其所辟如寒泉栗山二洲諸博士。才饒德隆。咸能泝濂洛關閩之源。而及洙泗之津。所講者道德性命。所教者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故士之遊其門者。凡目之所睹。耳之所聽。手之持。足之行。無一非爲己之學也。一年從學則有一年之益。三年從學則有三年之益。而學之成也。各歸鄉。又以之教子弟。導士庶。是以天下靡然成俗。士之志學者。皆以濂洛關閩爲表準。其他異說摈而不齒。鳴常以爲 本邦教學之盛。振古以來未嘗有也。噫鳴之少。未知讀書之有益。而況暇問其取舍何如哉。甫十歲知讀書。十有一執贄蒙齋先生入學。十有二讀史漢左國。略解其意。十有五讀學庸論孟小學近思錄。日就先生而正焉。初聞濂洛關閩之不可不讀。舍之則非所謂學也。而性頑愚。未明知爲濂洛關閩之可眞學。終日嘈々。奔走於子史雜書。隨得隨失。反而求之。茫洋不知津涯之所在也。十有七誤被推奬。爲句讀師。鳴少與希韓友善。雖一龍一豬不同。而嗜書則同矣。日夜周旋無肯少離也。其間切磋磨礪。取善何啻千百。既而希韓銳意南征。執贄

於精里博士而學焉。嗚非無意也。過以爲學未進。業未專。雖得眞儒而師之。恐如莛撞之於洪鍾。不能發其音。且謂世人讀書學文。必南征以取決焉。然而其學浮夸無實。未有能成者也。夫人不學則已。苟學則在立志。豈以遠遊離家爲學邪。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況今親炙良師。有賢友之輔仁乎。其何離家遠去。欠定省之爲。是以晨省了上學。放學而後昏定。矻々不倦。幸以良師賢友提撕薰陶。積以歲月。庶幾乎少有得焉。二十有三誤蒙不次特恩。承乏學職。忝陪長兄之後。嗚承命喜懼幷至。茫然不知其所以處之。其喜者。則以不藉父祖庇蔭。一臂之力自起家也。其懼者。則以學淺識陋。無一過人者。恐辱職不厭衆望。於是思一南征以成其學。然就職日淺、未可驟以南征告也。是以緘默待之三年。偶先生奉命師範松山侯。告嗚曰、子已辱不次之擢。可以一南征琢磨其學也。幸今吾南。請與俱。嗚固藏之于懷久矣。一聞先生之言。踊躍歡諾。乃語諸長兄及希韓。長兄及希韓亦喜爲宜然。於是告官請暇三年。遂從先生而南。長兄及希韓送至於竟上。梧酒分手。嗚周旋長兄及希韓間。爲情既密。爲義既深。今也南北參商。何日相見。思之心中如熱。獨恃與先生俱南行。更得良師友。可以無憾焉。强割愛於長兄及希韓。既至江戶。執贄於林門。入昌平。凡入學者。雖林公門下。皆就劉博士。而正焉。夫精里博士篤信濂洛關閩。長兄之所以親炙函丈。聞道德性命之說。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教也。嗚妄意雖博士今已捐舍。受教於門下者猶多。幸累歲月。雖不得爲劉子徒。庶幾私淑諸人。既而游劉門者盡去。見留者才三四輩。嗚就叩之。十叩五不答。既而稱精里博士。則衆口雷同曰。學何藉程朱。嗚退而自謂。夫昌平天下學者淵藪。四方之所以取準則。可見

其人之學而知天下之學。今而如此。可勝歎哉。是鳴之所以痛哭。豈惟嘆息云哉。古人嘆我生之不辰。如鳴者非生之不辰。徒以悠悠行年。坐失機會爾。今也欲就正而亡其人。雖然既已離家遠游。請休入學。不可徒默默而已。敢守一已。讀濂洛之書。講關閩之學。衆無相目而不訾笑。鳴不敢爲意矣。唯會津松本實甫。曾學精里博士數年。其爲人朴直不飾。殊不爲世人浮靡之態。鳴之所尤喜。於是每有疑義。輒就論正焉。日夜周旋。頗似得益。其間非無衆人呶々之言。鳴見之蛙鳴蟬噪。不敢與校也。今之稱奉程朱者。其實則曰陽明。曰象山。先儒所謂陽儒陰佛。既行于今日。昔日明申教事。栗山博士首建議。凡學非程朱皆絕之。蓋雖曰由西山拙齋翁本議。而亦待吾 老公而成也。 老公嗜伊洛之道。高明正大之學發而爲當日施仁澤民之政。至今小夫婦人猶能稱之不容口。於乎卓矣眞儒之識見。然則今日所謂學者。則皆昔日擯棄不齒於學者。如今 府廷申昔日之命。則此皆擯棄中之物耳。鳴固耻與之伍。噫距天寛才二十年。昔日淳雅懿美之俗一旦變爲今時浮夸輕躁之風。中夜思之。不覺淚下。是鳴之所以痛哭。豈惟歎息云哉。鳴嘗以爲當今之弊。要之非有豪傑俊髦如昔日諸博士者出。則恐其不能振起頹俗。隳括弊風。是豈晚生小子軟才微力所能挽回哉。吾儕當堅城練兵。儲糧修矛。告自其邑。以待天吏之將威耳。是鳴之所持論也。近者與希韓論及學事。亦以此立論言。舍之別無術。長兄。苦疑則正之於希韓。噫鳴何爲者也。學淺識陋。有志未濟。豈敢對他人比長較短。求之贏輸。不能則徒歎息痛哭者也乎哉。但以所希望者。扞格抵捂。常憤々往來于懷。是以每寄書於長兄及希韓。動輒及此事。蓋所以憤懣之氣。自發心陳言。有不

期然而然者焉。且也性似緩而其中頗躁。是以聞世人擾々之言。動有不能忍耐者。嗚痛懲之。欲去而未能也。偶長兄書至。議論平實穩當。深中今時之病。謹當奉教。狂疾發動。唐突干威。嗚之意豈故爲之者也哉。無他。憤懣湮鬱之氣。無由向人而發。聊藉長兄而少洩其音。而訟之耳。長兄若責以不訓言之罪。則不敢有所逃也。長兄江海之量。不肯妄拒人。更賜書被推尙。且就之丁寧解喻。戒以勿蹈世人之轍。其爲賜隆渥矣。嗚之於長兄。辱過愛十年於斯矣。以齒則兄。以學則長。其豈敢拒長兄之言。主張一已之私言以快心哉。而今而後永奉長兄之誨。不敢有他也。以前書艸率未詳悉。鄙意似未亮於左右。故今復煩瀆以申明意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伏賜照鑒幸甚。長兄又喻以休暇有期。不可空過月日。嗚謹肯命。嗚離家既歷三年。期將滿。學未進。識未透。當增請休暇以勉其不足也。如何双親在堂。關焉欠定省。有愧陽諫議。是以將以明年春辭學而歸家。近日與家兄謀之已決。將告之於蒙齋先生而斷之。未告也。嗚亦嘗以爲讀書作文。抑末技也。如其本。則事親從兄是也。創業類事始末一卷。前日請蒙齋先生而讀之。體裁整然。議論明確。拜服拜服。來書曰。二三卷皆已成。繼之而得寓目幸甚。來書又曰。欲纂輯武家式目彙類者。如長兄。在繁劇中從容有餘地如玆。吾輩實所吐舌也。嗚客歲所作人物論十篇。示之寨中一二文士。請之批正。又自塗抹改竄。似少有可觀。今淨寫瀆覽。請痛賜雌黃。時下秋暑。當不止于斯矣。爲道爲國加餐自保是祈。嗚頓首頓首拜啓。七月既望。

別幅

本月十一日。嗚在學命爲仰高門日講官。給月俸。嗚不肖何敢當

之。悚懼汗背。更請憐察。幷煩告之希韓。鳴頓首。

松本實甫曰。崇信正學。排擠異端。志篤識高矣。當紫奪朱邪亂正之時。往往任衛道之責者。舍秋君而其誰乎。古者拙齋翁復鵠鸞書。食耳久之。如此書。亦當不讓於彼。

野田笛浦曰。單表二件作冒。篇中斡旋之淵源。洪

奉壽老太公七十華誕序

貴顯之家。多凶短夭札之禍。而士庶之家。多黃髮眉壽之福。斯三者果出於命乎。貴顯之家富贍有餘。奉已優渥具備。無一不如意者焉。惟其無一不如意者焉。是以縱耳目之欲。窮口體之適。淫佚流蕩。不自知害其軀矣。賢者猶不免。況中人以下乎。此貴顯之家所以多凶短夭札之禍也。士庶之家。貧窶不足。奉已陋劣薄惡。無一如意者焉。惟其無一如意者焉。是以耳目之欲不縱。口體之適不窮。中人以下猶無憂。況賢者乎。此士庶之家所以多黃髮眉壽之福也。夭壽稟之於天。求之而不可獲。去之而不可除。貴賤何別之有。其惟節嗜欲。定心氣。更裨以學。則雖未能必夫在天者。能盡其在我者。而無憾也。然衆人蚩蚩。溺嗜欲而不知節之。擾心氣而不知定之者極多矣。至於知嗜欲之不可以不節之而節之。知心氣之不可以不定而定之者。蓋未有也。若至於天資之明學之至。不須節嗜欲而嗜欲自節。不須定心氣而心氣自定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我老公是也。

大要在此數語。上面層々議論。此處若不叫轉。則說破不了。句句倒捲。南豐妙訣。洪

老公天資英明。加之學明。天人之理。人世夭壽屬之於天。盡其在我者以立命焉。今茲丁亥。壽已古稀。正月之吉。有開筵盛儀。臣幸遇茲日。豈可無一言之頌耶。伏惟老公身處邦伯貴顯之地。奉已優渥具備。無一不如意者焉。而無一毫世俗淫佚流蕩之習。能去凶短夭札之禍。而得黃髮眉壽之福。壽已高而德已昌。此豈非以天資與學耶。則自今以往。其壽之益高而可頌。其德之益昌而可仰者不可禦。而臣頌亦不止於是

篇也。

正大識解。以雙關文法行之。恐人做經生常談看了。異樣布局。俗手何處摸索得來。

讀漢武止田輪臺詔

崇神僊。事四夷。信讒佞。而殺太子。其所以用心者皆亡國之爲。厲民之事而已矣。世之論者與秦皇並稱。蓋以此。然秦皇死而天下瓦解。帝崩而四方無虞。其所爲同而治亂異者。蓋是詔之有無使然也。帝英毅明達。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既驕心一生。王恢之議用。欒大之說聽。董汲擯棄。桑孔用事。而帝則以爲功德之盛。駕三代而上之。使帝終於此而已矣。則與秦皇何別。特其悔悟。建思子之宮而族江充。悟方士之妄誕而禁神僊。而是詔之出。哀痛怨艾。壅蔽消釋。以復其初。此所以劉氏社稷危復安。傾復培。而與夫秦皇異也。然則是盈尺之紙。所關係不亦大乎。

果堂先生曰。漢武秦皇自古並稱。而未見至彼乃治亂霄壤之處。此論實見高一層矣。斯自不可及也。

八壺溪記

八壺溪。在多度山西。溪口呀然。進而入焉。山皆巉巖。劍鋒壘出。溪水注其間。盤石錯出。水流避之。紆餘屈曲而逝。有鯈魚。攸然自放。揭水而遡數百步。淵狀乍展乍蹙。各爲一區域。夫溪之得名。未詳其說也。或曰。溪愈入愈隘。即彌隘之謂。彌隘八壺邦音相邇。蓋歷年之悠。山名水姓。亦惟傳存於山農野老口碑。以致有是訛耳。或曰。壺方言猶區也。溪展蹙爲區域者八。以至源。故名。二說聚訟。予未得其說。當窮探其源。以定其名也。然是游也。心期登臨窮高。不得不舍此而取彼也。從溪下可二百步。得徑登山。所以名溪。則將待異日重游窮探其源而定之。

度山觀梅記

余性偏。凡事去難而就易。舍大而取小。惡衆多而好寡少。厭喧擾而愛閑靜。是以其在世多牴牾。枘鑿。稠人廣坐。不免於形渥。雖已知其害。亦未能痛克治之。此是數者固偏矣。然猶有時乎亨通取快。以故因仍自恕。至今猶依然。於乎余之無志亦可見矣。頃聞度山梅花方開。余來于此土既四年。其游亦數矣。然未及花候也。今也聞之。勃然神飛。然宿癖發動。竊恐士女雜遝。或伴游衆多。以失其致。鉗而不發者數日。會館直。果堂慫恿之。欲與箕山俱。曰。不須同游之衆。吾輩三人而足矣。余欣然約以月之念一。既箕山有故不果行。唯與果堂詰朝天氣和朗。比出乎郊。徬聞蓼々之聲。須臾樹木枝葉調々刁々。仰看之。陰雲重疊。四面競起。余輩宛如孤軍獨進。陷重圍中。然業已在途。不可徒已。決策而進。北風愈厲。萬竅和之。不能辨人語。問者則暗。對者則聾。每入林藪村落。始覺其聲

之大。相顧哄然。過深谷。部歷野。代度山稍近。忽然前面煙雲杳靄四塞。則度山梅花也。就而觀之。竹裏水邊。旁徑隨圃。無此境彼界。皆梅花。奇香馥郁襲人。樹亦老幹蟠根。比之穉嫩。尤有致。雖花漸向零。猶十存六七。於是相與徬徨躑躅。樂而忘歸。夫此行也。花漸向零。加之以風。外於余輩而未有一人之游者。惟以其閑靜寡與。是余之最得意處。且也果堂亦同是好。是以徬徨躑躅。樂而忘歸。所憾者。不與箕山俱。其歸也。記以示焉。意蓋欲使箕山朶頤于此篇也。又自嘆。若此游。亦所謂偏處亨通取快者。此余偏之所以終于不治也。文政庚寅二月。

箕山先生曰。器之游也。花候十分。然適當涅槃會。士女雜遝。兄之遊也。雖無此累。亦有花候衰落與厲風。天地之大。猶有所憾。況人間乎。能於飲陷中而不害其樂。此其所以能樂與。

笛。照應前段。而不費力。甚妙。余偏終于不治。著此句。而前面閑話皆不覺閑。玆法叔先獨得。

李子

讀本花集

笛。悢々乎如駕駿馬行中如砥之道上何等痛悢。果堂先生曰。先以客相映出。

果。讀至于此。殆使人恨死。

國家傾覆之際。非人力之所能維持也。蒙古之南侵。宋之臣子非不盡力。崖山一敗。無有孑遺。文山捽一臂之力。百折不撓。以圖恢復。其間所經歷。山河艱險。風霜氷雪。坎坷無聊。一發諸吟詠。雖身爲囚虜。以就鼎鑊。然指南之錄。與天壤永存。使讀者歔欷不堪。本邦皇統一本。極天不渝。無夷狄猾夏。閏位犯正之患。中葉以降。皇綱解紐。威權下移。天子播遷。諸王流寓。往々見史籍。因仍至元弘建武。而極矣。可勝歎哉。

帝不世英主。左右輔弼。先張禦侮。雲合霧集。皆能爲國家致死。然而中興不終。南山偏安。按劍遺詔。徒使後人有餘悲。是時諸王亦多賢。果。先並護稱諸王之賢是尊主中之客兵部長之英俊。中書瓦之激烈。征東宗瓦之强忍。征西懷瓦之勇銳。其亦少倫哉。夫諸王以邊宮軟質。一旦奮起。身膏鋒鏑而不辭。忠孝兩全。獨就中舉二王征西。櫛風沐雨。備嘗艱阻。當國勢朘蹙。四方離心之日。相爲聲援。國家倚重。比之諸王。其事最難。而其功最大。然征西御法尚賴于菊池。地廣兵强。事猶可爲。至是始專舉主王則更有難焉。所賴者井伊香坂足助狩野之徒。地狹兵弱。雖愚者亦知其不可濟。四方忠義之士豈無。然人心畏怯。憚於敢爲。王則謂義之所在。復何難焉。百敗不屈。窮而益確。雖其忠誠之實。正大之識。有以致之。而此非獨難與。其間所經歷。山河艱險。風霜氷雪。坎坷無聊。一發諸吟詠。李花之集亦與天壤永存。夫主客湊合而歸重於主忠誠之篤。事在異域。尚能使人歔欷不堪。況在本朝。邪。況吾王。耶。嗚。每讀之。蠶然不知涕之流落。嗚呼。王揭綱常於已墜。收人心於已散。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其不能攘姦回以還。故都。使天下復觀。

果。起已不已。

先王之舊章者。非王之罪也。王諱宗良。帝第五子。初爲僧。名尊澄。爲天台座主。叙一品。逢天下傾覆之時。屢勤王討賊。以功爲中務卿。特拜征東大將軍。往來諸道。圖興復。不知其所終。

果堂先生曰。是篇所謂迂餘往復。而縱持有法。加之以議論近人情矣。文之佳者也。

題石川丈山書後

張巡虞允文之儔。介冑馳馬。搴旗斬將。其勇冠三軍。幅巾深衣。講經論詩。其名壇文壇。其勇出于忠誠。其學由于自强。然於彼去而不處。於此處而不去。翁得之聽目乎地下翁之意。蓋樂昇平之化。皡皡自得。嘯風吟月。以終其身。蓋逸民爾。如書札爲餘事。然在當時。天子用九重之尊。以求之。意其在士大夫。狂奔惟恐不得之。其在後世幸得之者。宜珍藏不惟拱璧也。誦其詩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書札乎。其高風清節。百世之下。孰不想像而興起者。翁石川氏。名凹。字丈山。號六々山人。三河人。世仕幕府。大坂役。功最。以犯令不錄。翁自是絕意於仕宦。退隱于洛北。以詩賦自娛。卒年九十。

自起至此一氣說下眞如百川赴壑也

大江廣元論

陽忠於所事。而陰占其利。令當時見是而不覺非。皆奸雄之所爲也。自藤原氏以戚畹專朝權。天子不得親政。平氏效尤。其暴加甚矣。然二世而亡。至鎌府收天下兵馬之權。禮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世皆知鎌府之跋扈有以致之。而不知由大江廣元教之也。自古據國謀反者有矣。逼至尊易位者未有也。逼至尊易位者有矣。刼以兵者未有也。至北條氏。舉兵犯闕。專廢立

之權。世皆知義時父子之不臣有以致之。而亦不知由廣元教之也。何以言之。義經之西走也。賴朝奏請捕之。不獲。廣元教以國置守護莊設地頭以制之。爾來朝權歸幕府。

天子長擁虛器。雖無非由鎌府之跋扈。而廣元實爲本謀。承久之征。衆議據險拒守。廣元獨排之。使之三道並進。廢至尊。流三上皇。雖無非由義時父子之不臣。而廣元實爲本謀。故曰廣元教之也。大江氏。

皇朝儒宗。若匡房。身事三朝爲帝師。廣元實爲其曾孫。而才略超出於厥祖。在朝之初。未得其志。每觀古明良相遇。心存於功名。當是之時。平氏跋扈。王室不振。不可與有爲。其可與有爲者。獨源氏其人耳。遂參帷幄。議大事。說之以取朝權。然其意在藉以展才與固寵而占其利也。故勢在源氏則爲之謀。勢在北條氏則爲之謀。唯其勢之所在。其勢之去也。一幡之死。右相之殃。皆與知而不言。豈唯知而不言。又從而揚之。焰鄙夫。承久之亂。三綱淪而九法斁矣。何遑論曲直。狂夫之敺也。不擇人。雖然嚴厲臨之。逡巡不發。衆議猶有所顧忌。今舉兵犯闕。何所不至也。一飯之恩。匹夫匹婦終身不忘。必能有所報焉。若廣元顧其所以報

朝廷報源氏者。何其忍也。廣元既獲乎源氏。宜當告以撥亂救民尊

王室效臣順。無復使臣下弄權。則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管仲伯者之佐。不齒于聖門。然猶尊宗周攘夷狄。故聖人不沒其功。今也廣元就勢依熱。展轉不知其所底止。其於

朝廷胡越視之。此管仲之所恥也。其才雄超出於其祖者如是而可乎哉。自政出於將門。世惟知有幕府。而不知有

朝廷。故

朝廷忠臣斥以亂臣。幕府奸臣却名以忠正。是非之

公不明於世也久矣。是以數百年來。推尚廣元以爲賢。不知不特爲朝廷亂臣。而又爲幕府奸臣也。其在當時。若源氏。若北條氏。自謂駕馭得方。而皆不知陷於其術中。亦不足異也。嗚呼奸雄占利之術。一何巧也。

實甫曰。識論鑿々。撥一摘奸雄之肺肝。而無有遯情。非淺人所得而辨。敬服敬服。

川田興曰。筆陳錯綜。逐段愈明。末以管仲論之。又以其所聯駁之。可謂得其類矣。

長湫戰場圖序

應仁以來。州郡割據。兵連禍結。寡人之婦妻。孤人之子弟。哀呻之聲。載路殆三百年矣。照祖憫然志在濟之。戰之。以解其苦也。役之。以休其力也。故士爭效死。加旃以其行兵出奇以制勝。自大高納糧之年。以至浪華陷城之日。筭無遺策。所向無前。長湫之戰。照祖潛師出敵不意。臨陣斬三將。秀吉聞之。投袂來援。而我已在小幡矣。比其欲圍小幡。我亦已還小牧。秀吉撫然遂旋軍去。方是時。秀吉氣吞四海。豪俊歛手。我狀。順一戰挫之。使彼膽落。威信已仲矣。長驅而進。四海傳檄而定矣。然其卑辭請和也。愀然以天下蒼生爲念。速命駕西上。群臣爭諫。終不聽。於乎亂離之世。兵弱土狹。尚不度其力。以求逞其欲。況兵强土廣。攻取戰勝。何所顧慮而不爲也。然而不嗜殺之天吏。寧遲二十餘年有征夷之拜。亦不强戰以厲民。識者以謂是心胎後來無窮之治焉。庚寅春。觀是圖于晩翠堂。當日出奇以制勝之蹤。歷々指掌。乃懇請謄寫。序其首而藏之。

關原戰場圖序

慶長五年。我師討會津。途聞西諸侯變。擧軍驚愕失色。照祖留公子秀康備會津。與世子驅軍西上。進次赤坂。西兵冒夜出大垣。

旅于關原。時世子軍猶未至。照祖獨進。昧爽血戰。大破之。斬獲萬計。當是時。前有會津勍敵。後有西諸侯連兵。舉天下與我爲敵。七將之徒僅與我耳。而非心服也。雖以我將勇卒銳。人不必其萬全也。照祖英武明決。於彼我之勢熟知之。胸中自有成算。故以反側諸將。疾驅一戰以奏功。余謂世人臨事疑惑不決。措置失當。終以取敗亡。蓋在我之明蔽錮盡矣。不足怪也。若我 照祖。天縱睿聖。視事明決。且也結髮長軍。其機既熟矣。乃彼欲東西夾擊以蹙之。適足以見其拙也。嗚呼。足利氏以來。生靈塗炭既極矣。豈非天厭亂使彼爲眞主驅乎。不然。有以猛將精卒倍我之師。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之理乎。

送弟季道序

家君嗜武。白首不衰。諸兄能繼業而不墮聲。余也不肖。羸弱善疾。獨不能繼其業。唯少解讀書。然又碌碌。不能大成其業。徒自慚也。弟季道亦與余同病。又同業。俱不爲諸兄所齒。今茲辛卯冬。一旦發憤。將遊于昌平。余曰。有是哉。弟之果也。庶乎不忝所生。所望於弟者。勉强學問以期乎大成。勿效余之自慚。方今學者之弊。厭舊而喜新。舍常而尚異。獨吾藩學一於正而無是弊。外之。雖學如昌平。然學者高騖虛空。卑溺功利。其於正學。皆陽尚而陰排之。講習之際。駸々乎使人不覺醉毒。弟之此行。不可不慎焉。弟之與我。稟性同而異。一言不合。悻々見面。臨事優游不斷。此其所同也。余善整齊。而弟不拘小事。余尚儉嗇。而弟喜豐潔。此其所異也。悻々之怒。非虛以接物也。優游不斷。非勇以趨義也。不拘小事。其弊或至放縱。喜豐潔。其弊或至徇外。弟其痛戒焉。弟之在鄉。足未嘗越封域。今一入于都門。豈唯學。人民風俗。語言習尚。皆與鄉國殊觀。於

是乎。喜新尚異之心油然發動。與夫不拘小事喜豐潔之情更爲之助。一決滔々不能回焉。方是時。非無自省之心也。而優游不斷以禍之。非無責善之友也。而悻々之怒以害之。凡性之偏並起而攻之。舉故常而殄滅之。此余之所大恐也。然卞和之璞。不琢則無光輝。明月之珠。成于他山之石。弟不宜無此行也。弟在今聞見無不正。果能主先入。擇友而輔仁。務寡嗜欲。無溺空理。無念近效。理既明。知亦從而盡矣。向之禍我者。一朝變爲成就我之具。而其學之成。無復稟性之偏矣。弟觀乎余之言。或悻々見面乎。抑優游不斷也。雖然弟既果於此行。又何可不果於余言。於乎余之不肖。雖知猶不能行矣。弟其勇決慎勿苟焉。

實甫曰。通篇實情實語。足以勵旁人。況令弟乎。

與松本實甫書

嗚頓首。實甫老臺。嗚之所重於老臺者。不特理明識透之學心服之。又以有其實踐之功邈出於衆人之上也。今請敢陳之。其在昌平。方食時。鄉書至。老臺拆封。急止哺而作。衆終食。而老臺不至。嗚訝之。至寮。几案狼藉。圖書星散。方將收任。嗚愕問其故。老臺愀然曰。鄉信至。告家兄病急。今方將歸省侍疾也。收任而去矣。舉學稱歎。以爲有古人之風。所重於老臺者以此。嗚竊以爲學者理明行脩。若老臺者。世不易多得也。距今數年。景慕之心猶一日也。昨歲老臺西游。途出於吾鄉。通宵談論。渴想頓醫。今茲仲秋。歸途復叩草堂。嗚倒屣迎于堂。所憾者草々。不能無憮然焉。老臺艸次語曰。是行窮西陬。正學掃地矣。且出示一篇曰。是以豫人某請。不得辭而作。足下見之。吾之墨守。孰與舊日也。嗚執而見之。蓋論學術也。於乎是行轍環于天下。老臺目中既無人矣。然於學腐行拙之嗚。

語以此。蓋出于過愛而有勉焉也。何以言之。是行跋涉山河。備涉艱險。異聞奇觀。宜其夥也。在他人則宜娓娓說之不舍。今所語者一不及於此。亦不以鳴爲庸。夕無志者也。夫有人既以非常待之。宜非常以報之。豈以其意氣相合。務爲諛說。以長其怠惰哉。故今不以逆長者爲嫌。唐突盡言。唯願老臺擇焉。甚矣異學之害心術也。雖學繼洙泗。識蓋古今。若明道晦庵二公。猶其初不能不誅焉。況中人邪。不可不恐且戒焉。近者天寬之際。幕府瘖瘂求治。醇儒彙進。異學之徒。莫敢出頭。然其醇儒云者。亦其初猶出入于陸王。唯其英才明識。不遠復。亦无祇悔耳。如獘藩。亦學主程朱。痛抑異說。鳴之少也。以謂學自程朱之外無異途。既長。然後始知夫異學誤人。雖賢哲不能免。而悚然心悸。又喜脫賢哲殊不能免之厄。而入門之既不誤也。若貴藩。祖公天縱英明。尊儒重道。能禁異說。而醇于程朱。天下所與知。歷世諸公又能奉之不衰。老臺理明識透之學。雖勉勵勤苦之所致。亦祖公之賜也。夫吾儕之學。豈惟讀書作文而已哉。又唯得志則施於事業。以裨益國家。不得志則將令其身鮮過而已矣。鳴之不敏也。猶居常以爲其志。雖迂腐無成。自謂比彼汎濫浮靡隨得隨亡者。則爲少有閒焉。又可以不畔聖賢爲已之教矣。老臺學明行脩如彼之至矣。然再游後。有時乎使酒虐人。頗爲物議所輕慢。損其德望。爲疵不小矣。鳴之在學。欲爲言者數矣。然不敢發也。鳴之不敏。其過已多矣。有病於已。焉能醫人。無善已。焉能責人。不敢發一言。又以謂老臺一時偶然耳。豈以是爲常耶。今茲民表自昌平還。先問老臺之事。民表曰。舊疾依然。我惜之。故西遊之日。書賈餘贈萊公詩以別。於是乎。有所疑焉。老臺豈終不用心於此乎。被酒之時。猶之可。因襲之久。或移於居常。

不可。欲裁書質之。而老臺既西游。不知車轍所柅。其叩草堂之日。欲發一言。而草卒不得及於此。老臺待鳴之厚如彼。而鳴之所以報老臺者如此。顧慚愧不已。鳴又以謂老臺平居溫順和舒。能容人言。不敢妄拒人。其所以致物議者。特以酒耳。如鳴亦有是疾。老臺之所悉。近者痛節之不至於亂也。所望於老臺者。亦唯宜以微醺爲度。不至於亂醉也。苟然。絕物議之侮。衆之重老兄益深。大丈夫志道。豈可以口腹之欲而存心乎。凡所尙于正學者。以行所知而已。今口稱唱正學。說理細微。入於毫毛。人推以爲不可及。然顧視其行。紕繆百出。不直一文錢。豈非可恥之甚邪。吾儕入門之不過。遂程而進。不以聖經爲故事。凡事用力於實踐。勇於敢爲。必有所至焉。譬之跛者之東。既已行周道。雖有大堰之水。函關之險。積以歲月而不自畫。則必能達焉。鳴之於老臺。向慕之深非一日。見待之厚出望外。非佗人萍合之比。乃敢狂言冒威。不知此書之至。幸遇老臺溫順和舒之日。笑而舍之與。其將不幸遇老臺被酒亂醉之時。怒而絕之也。舍絕之間。固存于老臺。鳴引頭東望。竢賜回報。言不盡意。伏希亮悉。辛卯仲冬初二。辱眷弟秋山鳴頓首。

書訓蒙駢言後

朱文公以其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蓋愼先入之言也。近者見藤博士訓蒙駢言者。凡自家庭之間。以至夫讀書存心處事接物之際。丁寧諄切。發蒙之功至矣。鳴景慕之深。乃更謄一本而訓點之。授之姪兒。以爲吾家先入之教焉。天保三年壬辰春二月。後學秋山鳴謹識。

陪柳亭觀樂記

癸巳夏五月念三。我　世子觀樂于柳亭。召輔導有勞者陪觀焉。

臣不敏。以承乏講官。亦與焉。樂闋。賜宴于正寢。盡歡而罷。夫繼述之善。爲奉先之孝也大矣。今日之舉庶幾矣。　公家之有樂。剏守國公。　公正大之識。高明之學。又能用心於樂。以是率群下。一時翕然向化。　今公繼之不衰。昨歲有疾。使　世子代撫封。　世子在封。講學演武無虛日。又數召樂生合樂。繼述之意。可謂勉矣。公家貽厥之美。豈不偉乎。然非特剏　守國公也。蓋　田安悠然公睿明博古。憫舊樂之散佚。參伍考訂。以復其舊。世推焉。然亦非特剏　公也。昔者　照祖神武之德。躬在戎間。徵鴻儒。講正學。以爲天下之先。其克大坂之年。請復伶官。脩舉舊樂。朝野欣々。以爲盛事。伏惟　悠然公之於　照祖。親爲玄孫。而　守國公以　公子出後於我　公家。　世子實爲其孫。貽厥之有漸。繼述之有由。宜相因而愈昌也。譬之水之有源。往者過矣。來者續矣。其流隨遠隨大矣。可謂盛哉。夫禮樂先王輔治之具。而樂者所以象德。古人有言。觀樂而知德。今之樂。　朝廷制作之外。曰隋唐。曰蕃韓。然亦無非象德也。觀乎聲容而知德業之淳漓。人主所以寓鑒戒。繼述之意。蓋在此也。於乎韶濩之音不可見也久矣。然德行事業之光。被四表者。歷々備方策。而行之存其人矣。今也　世子於樂。繼述之勉。既已如此。於學亦講習不倦。德行之與事業。　祖宗可及也。聖賢可學也。臣於文字。固其所職。自今以往。奉先之孝。繼述之大。記亦不一。記請以此篇爲始。謹載筆以待焉。臣秋山鳴頓首拜上。

背旗圖序

東方之俗。銳武勇敢。爲天下之最。兜鎧冑剛堅。刀劍淬利。斫人如泥。既負其勇。於是重細鎧。佩長劍。鍪頭建標。鹿角牛角。鍬形天衝。

負巨箭。手勁弓。長槍鐵棍。唯其所長。至應永。有背旗以自識。三燈五輪。馬鬲却月。懸鏡酒旗之類。皆揭之竿頭。森然出入於萬馬之中。至慶元而極矣。伏惟我　鎮國公。天資英邁。夙受明主之知。占封于桑名。儼然爲海道榦屏。寤寐賢才。文武濟々。方是時。天下新脫鋒鏑之苦。英偉雄傑喪其位者。無所用其長。則往々埋沒老於槽櫪。　公以爲奉命鎮要地。不得其人。何以爲守。豈復惕　府廷屬任之意哉。於是厚幣卑禮。招致群賢。故士之抱異能而不獲志者。爭歸焉。至今稱其得人之盛。昨歲請寶永年間潛士背旗圖於成田翁之家。寫一通以藏家。閑時覽觀。竊意其祖先被堅執銳。背此旗。先登後殿。擧旗斬將。名垂竹帛。功耀耳目者。一旦天更將命。銷鋒灌燧。將無所用其勇。然强有力之士。不獨有用於亂世。又用之治朝而有裕。　公延聘授重任。議國政。蓋多所裨益云。乃雖子弟蔭襲與　公家無窮可也。然其爲子孫者。厭膏粱。叨世祿。無念祖先之艱苦。奢侈驕泰。觸憲除籍者。是可歎也。然是自取之也。咎有所歸焉。其間至若不幸夭札以絕後者。亦可深悲也歟。今去寶永百有餘年。此圖所載子孫血食者。僅居其半。其幸存焉者。遠念祖先艱苦創業之由。幷鑒於夫奢侈驕泰以取覆滅者。平居講文習武。以勤勞公事。一朝有變。擐甲執兵。背此旗。以敵　公家之懶。而後下爲祖先之克肖子。上爲　公家柱石禦侮之臣。始可以無愧臣子之名也。不亦善乎。

先考碑陰

先考。諱勝往。稱清太夫。號道成。其先世甲斐人。高祖眠月君。始仕我藩。考照徹君。諱勝仍。妣平松氏孺人。先考其季也。爲兄桂雲君所養。歷仕四世六十年。累遷要職。以勞陞番頭格。秩至二百七十

石。尋致仕。天保四年正月十一日。疾終。享壽八十五。法號溫良院殿太僊道成居士。先考爲人。外溫內毅。人畏而愛之。年過八十。猶矍鑠。報國之志不衰。少通兵。兼善劍砲火技。深爲先公所識。爲師範五十年。潘子弟多出其門。先配森氏孺人。先卒。繼以妹氏。爲今孺人。子六人。第二子勝强襲後。第四子勝法出嗣其族。次余勝鳴。六爲勝肥。女四人。一適河野通明。其餘皆夭。

浴恩園觀櫻記

文政十年乙亥。臣鳴辭茗橫而西歸之日。先公面戒敕曰。聞汝用心於經。大善矣。善爲之。勿爲王安石周禮矣。臣頓首拜謝。乃命縱觀于園中。園名浴恩。有池。曰春風。又至魁春之園。時二月初浣。梅花爛曼。積雪壓枝。即景微照。倏生凜冽。外之秋風之池。蓬瀛之臺。是其勝之大者。其他不言之蹊。吟花之棧。白鷺之橋。浸月澆花之亭。及夫園中所有。香草美木之植。無不目逆而送之。使臣得一日之閑而逍遙焉。則其樂宜何如也。但恨歸期已迫。不能如其願耳。昨歲奉命東役。以隻日侍講於順正館。親承德音。接丰儀。唯恐淺陋之學。無補於萬一。以辱其職焉。時念當日戒敕曰。過止一身。猶之可。既辱講官。侍朝夕。苟違矣。奚可乎。每念至此。輒不寒而慄矣。今茲甲午春三月七日。侍講順正館。侍臣傳命曰。園花方開。逍遙游觀。宜如意以慰。侍講之勞。臣於是乎昔日之願。一朝而得焉。頓首拜命之辱。乃逍遙徧于園中。初聞往歲都下大災。邸亦爲烏有矣。舉園中草木。燔燒盡矣。意不復比於舊時之觀。今也觀之。則當日亭觀臺榭之構。不復留一焉。然園中之趣。花卉之美。猶足存其觀矣。豈得無君子之所愛。非鬼神呵護者乎。不然。灰燼之餘。焦土之中。何以存之。櫻桃夾池。花影倒寫。上下相映。清風時送。芳。池

水漣漪爲穀文。襟懷暢舒。徘徊躊躇久之。夫使臣得再此觀焉。誰致之。無他。以其辱侍講焉耳。非其辱侍講以致之也。即以閣下之優叙微勞焉耳。非閣下之優叙微勞以致之也。即以不墜當日戒敕焉耳。鄉使臣失墜而不奉焉。則雖有優叙微勞。亦何可得也。唯其奉而不墜焉。是以致陪講官之後。以有此榮焉耳。此乃恩之所由。不可不知也。縱觀之際。念當日之戒敕。幷園中之趣。恍如前日之事。感懼幷至。嗚呼園中之趣。猶足想像當日之觀矣。若夫戒敕之言。則不可復得聞也。所期者。服膺朝夕。庶幾啓沃不違其方。而後免乎執拗之偏矣。而　閣下亦孜孜晝夜。講學以成德焉。則蒙賜豈特臣。退而爲之記。

六園觀櫻記

六園在都城北大冢。蓋　先公遊息之地。余嘗從蒙齋先生。又與民表長公屢往遊。今茲甲午春。祇役在東。一日月堂語余曰。六園花候可矣。吾將遊焉。子必俱焉。余欣然諾。乃卜日約同遊。余與松窩紫山先至。頃之。月堂亦至。距昔遊十年矣。館罹災。所謂錦屏蘇自足庵。無一存者焉。唯集古園瓦墻全焉。花樹亦多亡。其存者幹浸古。枝葉蔚茂。則與昔日之觀異矣。立於館址而望之。白雲一帶。纏繞園中。乃占坐於花下。杯酒吟哦。因思昔者與長公遊。長公途曰。昨歲在白河。今年在都下。與子同此遊。明年又將與何人遊。何地乎。長公蓋有所感也。嗚聞之。未嘗經心。今也先生長公已逝矣。民表亦在西。今同此遊者。皆昔日之所不俱也。況　先公捐館。園亦與昔日之觀異乎。雖余之不情。極知此遊之可悲而不可樂也。大抵常人之情。心有憂慼。則雖遇可悅之物。而中心爲之不樂。心有娛樂。則雖見可憂之物。而中心爲之不憂也。其故物爲主於中。

爲其所攪而不覺失正而已今夫人子爲親壽子姓團欒賀客滿堂有一人潸焉出涕則衆必以爲不祥何也壽雖可懼而此非可哭之時況傷親意邪先賢有言聖人不爲已甚故哭日不歌食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如此人亦已甚矣余豈爲之哉故余於此遊排遣憂悶而暢舒樂思庶幾憂樂適可而各得其所也嗚呼以此心而往我知爲學與政亦不難矣

恭泰送

世子西駕序

自數十世之後祭數十世之先何以致其思成焉考則生我者也祖則生考者也而爲之子孫者於居處笑語志意與其所樂耆者皆目視而耳聽之得以時追之以致思成焉數十世之先何以得居處笑語志意與其所樂耆者而知之不可知則亦末由於思成焉末由於思成則將焉所用彼祭也然而先王仁孝誠敬之至自近而推諸遠以得之思成而無疑焉嗚呼幽明殊途幽猶得之思成何況其明乎宜乎知其說者之於爲政不難矣若夫衛靈色在蜚雁則不誠無物雖夫子亦無如之何今之人主於其臣雖似盛禮貌心志懇款待之有道者然誠意之不在焉徒修飾其外耳則亦不免乎衛靈之蜚雁矣何以望國事之舉何以望臣下之忠甚矣惑也誠意以行之數十世之遠猶得致思成焉不然一言之近猶不能爲用矣何可不監焉臣鳴嘗竊以爲聖賢所教學者所爲其要不過於此今茲甲午我　公有疾世子代而撫封臣淺陋待罪講官臨駕發敢獻一言夫儲副舉城之所具瞻也況於撫封重事耶是古所謂監國者伏希其在封自講文演武之務以至接見士大夫之際務致思成之誠而痛絕衛靈蜚雁之色於大於小無

所不用其誠。則舉城人士將盡已之所有以事之。則國事之舉。亦將有待乎異日矣。

送大冢敬之序

余嘗竊謂。人生有三不幸焉。曰庸下之質。曰尪弱之稟。曰夙喪怙恃。而三者之中。喪怙恃爲最矣。天下聰明敏給之士何限焉。獨庸下之質。在其中。事々不及於人。雖以教督之峻。與戒敕之切。然猶且頑然不移。是豈不爲不幸乎。然而父母之愛子。欲成就之也。必使之就師取友。嚴程峻課焉。終之。隨才成器。是庸下之質。果非不幸矣。天下壯實强健之士亦何限焉。獨尪弱之稟。在其中。雖汲々於日夜。奮發激厲。然終日務業。伏枕動亘旬。寸進尺退。得不償失。是豈不爲不幸乎。然而父母之愛子。欲成就之也。必豫使之攝養餌藥。度分責任。優柔浸灌焉。終之。壯强成器。是尪弱之稟。果非不

幸矣。唯其幼喪怙恃。憮然無助。則勿論乎庸下之質與尪弱之稟。雖明敏峻異者。溺於宴安。恬於逸游。終之。不足齒於士君子矣。此其所以最爲不幸也。大冢敬之。故毅齋先生之適。不幸蚤孤。羸虛善病。而惟敏有志於讀書修業。但以羸虛之質。則不能無終日務業伏枕亘旬之憂。以風喪怙恃。則不能無宴安之氣日長。傲戒之意月消之憂。是以其學無足觀者矣。嚮使其長在膝下。親受保護之慈。趨庭之訓。則羸虛宴安豈至如此哉。必能繼志以述其事。然今如此。余也居常竊嘆焉。今茲戊戌春。一旦奮然與同志者俱東行。將入昌平樓。蓋自知其病之有在焉。欲用力以去之。可謂有志者也。敬之事君而有職事。繼家而有幹蠱。今皆舍而遠遊。則固非閑散遊士之比矣。其在學。當恐日晷之不給。盡已力之所有。汲々日夜。以成其學焉。果然。若敬之則可謂知病而下藥者矣。亦可謂

能處不幸者矣。於乎使世之不幸蚤喪怙恃而恬於宴安怠惰者。皆如吾敬之之用心。則何必憂其不能成才也。

送井上子彬序

子彬與敬之將東遊昌平。來就余而謀。子彬曰。先人起家列教官。余以葭莩之親。入承其後。蚤夜孜孜。常恐墜前緒。今敬之與大明。一旦東遊。余亦欲與俱。既請親而見聽。唯家兄曰。齒少學淺。或不可。余惑焉。先是余與伯華談及此事。深以其言爲是。乃曰。雙堂齒不高。子富春秋。更用數歲之力。勉勵以大其基址。遊學猶未晚也。子彬曰。然。但內焉。具屢無故。外焉。職散事閑。況有二子之與俱乎。時乎不再來。由非有太不可。則將果行。何如。其志益確。余與伯華知其不可奪。而更慫慂之。遂以二月中浣與東。曾子三省之目。爲人謀之忠處其一。余雖駑怯。窃希望之日久矣。今爲子彬謀而不能盡心焉。則可謂善學曾子者乎。然此行素爲子彬謀萬全矣。故余之所以沮之者。乃所以深成之也。今其銳志堅定。不肯少回顧焉。以是施於學。則何業之不可成。此余之所以幡然慫慂之也。不忠之誘。吾請甘而受之。昔者余之學昌平。同遊五十人。其勉勵刻苦正學者。蓋僅々矣。其餘非遊惰玩愒以曠日。則溺功利鶩虛遠以度年耳。今日更甚焉。余之所憂於子彬者。不在遊惰玩愒以曠日。而在異說競起以誘我也。乃伯華之所憂。而余之憂最在焉。子彬之明於邪正是非之閒。未必無能辨之。然余之所以深恐焉者。則以爲彼之狡黠。不一而足。何保其不惑。況在鄉之日。所講者正學。而於其異說者。未嘗知之。縱令知之。亦未達其眞矣。夫異說之可悅。甚於淫聲美色。何也。淫聲美色之接目觸耳。人孰不惑焉。然有守者能知其害而遠之。至於異說之可悅。則人未嘗知其害之

深。故古昔以來。高明者多溺。其害蓋難見矣。爲子彬者。唯能守正學以切己。若夫高妙超越可悅之說。一切屏去絕棄。又能時體余之所以深成之意。奮然勇往。刻苦日夜。更十倍其功。則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歲有一歲之益。所得既深矣。則雖有異說。不能爲之害。蓋詩所謂可以爲錯者。莫非所以成就我也。然後余之所以爲子彬謀者。亦庶幾乎可免不忠之謗矣。臨別。詠國詩以贈。聊見其意而不足。乃書爲子彬謀之始終。以爲之序。

送町田大明序

天寬之際。公家中興。祖業。百廢皆興。首下令曰。凡爲士者。當兼脩文武。不然則不爲用矣。故士皆競進。用力於此。群材輩出。有光於舊時。以至於今日。但積弊之存。或以讀書爲無用之物。往々相嘲曰。士人之業。擊劍馳馬是已。何用夫讀書之爲。吾聞儒者之言。學者爲忠與孝而已。則吾固已知之矣。何必爲挾卷咿唔者而後能之。讀書者反之曰。沒字漢何知也。擊劍馳馬。一武人之事。而彼之所謂忠孝者。亦妄行胸臆爾。抑異於我之所謂忠孝者矣。枘鑿不入。氷炭相反。甚矣舊習之難移也。苟非能審輕重本末而不惑者。則不免焉。方今用力於讀書者多矣。其能審輕重明本末而不惑者。町田大明其人耳。大明父祖皆傳擊刺之術。大明亦學焉。在他人則必曰。劍我家業。爲之則足矣。而大明則曰。文武者士之業。然固有輕重本末之等。苟不審乎此而從事焉。則何可也。於是讀書講學。勉勵刻苦。猶自以爲不足。歲之戊戌。與大冢井上二子俱東行。將入茗橫。以成其學。衆果嗷々曰。二子之於學。爲其家業則可。大明乃不可。大明爲不聞。治任艤舟。余聞之。中夜不覺蹶起曰。善矣大明之有此舉也。苟非其明敏之資。過絕於衆。則非讀書

之力有得焉。則亦何能審輕重明本末而不惑。二者相因以有此舉也。大明既於其大者。奮然用力。不復恤人言。則何憂學之不成。況於劍乎。異時西歸之日。吾見其裕如有餘也。然後向之嗷々者歛跡而遠去。人々果知文武之不可以不兼修。而　公家之盛意亦於是乎行矣。豈不美乎。臨別書以勉焉。

感德附錄跋

自古出於政廢俗壞之後。有所大改革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者。無非胸中既有成算。隨用而出之者。但以衰弊之餘苟安爲風。是以不免乎異論蠭起衆議沸騰矣。譬之越犬吠雪。其吠也。吠於所不常見爾。不足以是病中興之業也。近者讀中庸。至蚤於有譽於天下。反復熟讀。然後始知君子脩己爲政。唯理之從。則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未有不心醉而心飫者也。蓋理義在人心之所不可已者。不以賢愚有加損也。所憾者特上之人不由焉耳。苟一出於理義。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若夫洶々異論者。由於未盡其方焉。昔者我　守國公輔佐大政。因人心之不可已者而出之。是以每一令下一政布。民人悅服。置郵傳命。莫之能禦。朝野一洗。四海改觀。馬隸扛夫尚能誦我　公。豈不蚤有譽之明驗乎。於乎盛矣。穆堂岡本君奉事左右三十年。景慕之深。不能自已。既錄生平行實。以爲本編若干卷。如此編。則又捃摭當日四方輿議。以見大小政事各得其宜。而大暨天下人心之實焉。集輯既成。秘諸家庭。將遺子孫。囑鳴書于卷末。鳴淺陋。將何言。固辭不得。於是乎書。庚子冬日。秋山鳴謹跋。

書先考畫像挂幅後

畔上廉風少從先考學劍。日夜刻苦。有所得焉。崇尚之餘。乞寫眞

以奉焉。先考笑不聽。廉風懇祈至再三不已。遂聽之。廉風乃就巨野泉祐而謀。迨成。先考又親題數言。距今二十七年矣。廉風逝。其子子達喜讀書。與余友善。往歲鳴役于江戶。子達亦在焉。一日來語曰。弊家藏尊公画像。蓋先人之崇信。君之所悉。僕不敢瀆也。但傳之久。至子若孫。或不知先人崇信之意。而褻瀆之。則僕之所大懼也。今將舉贈君。苟得傳于君家。則歲時月朔。室家團欒。孝子順孫。盛服上堂。盥嗽恭繙。此幅。謹挂諸壁間。退炷香再拜。而將曰是吾祖所自出之祖也。其尊奉感愴。宜何如。乃正與君家相始終。而先人崇尚之意。因以不朽焉。不亦善乎。但其不知者。或以爲言焉。願君爲書其由。一置畫像後。一以與僕而遺於家。則庶幾乎使子孫知先人之懇祈與僕之贈君。二者並行不相悖。皆出於所以崇尚之意焉。鳴善其誠意。應之曰。是鳴之素願。而非所敢望也。既而終役歸家。子達自袖以贈。嗚呼先考捐館舍。塋土未乾。奉命東役。淹滯三年。心常西悲。今也幸得代而歸。欲承歡於膝下。而尤原不得起。子達何人。爲此希有之惠。恩意之渥何如耶。拜觀之際。鬚眉流動。宛然如身承謦欬。親聽家庭之訓。悚然拜而受之。更裝潢以傳於家。聊書顛末於其後。又書一通。贈之子達。天保辛丑春。不肖子鳴謹識。

上野觀櫻記

二月念三。鳴以歸鄉期逼。詰朝出告別于菅山山口先生。先生謂鳴曰。嘗約以午後至桃洞九鬼公。公以西上之在近。事務蝟集。辭今不圖得半日之閑。更約及二三親友觀櫻花于上野。子盍同此遊也。鳴曰。奈今日有官事。然幸竣矣。陪遊固所願也。是日事竣則未漏也。顛倒改裝而出。比至伊勢街。道路嘖々。號郭內火發。仰頭。

煙焰蔽空。曰日比谷。曰大名小路。就審之。則備前甲第也。鳴意若州第與之隣。先生當遽歸。雖則康健也。途遽人噎。得無礙乎。乃馳至筋達門。自北者絡繹相連。而未認先生父子也。復出門。赴御成小路。唯見一人狂奔自北。即巽齋也。巽齋名重周。先生嗣子。巽齋其號也。一拑直馳去。鳴亦復進行。先生與令孫從一僕。筑前赤城子綽亦伴焉。先生曰。占坐於樹下。待子來矣。火發備前第。吾第萬無脫理。老穉無及事。故先遣重周。憮然。鳴與子綽相慰而從。先生女嫁福山天野某。第隣備前。先生曰。噫不免矣。子綽乃謂鳴曰。子從先生來。余則直至福山第。馳而去。既入神田門。火漸西。與先生舍頗相隔。乃取道於道三橋。途遇子綽歸來。曰。福山第烏有。無及矣。道路塡咽。相先後而進。時火稍向熄。鳴將告別而歸。先生强入第。於是與子綽至舍。巽齋笑曰。今日花下將祖子。妨火不果。幸火

就熄。第亦無恙。今請開離筵于此。不亦可乎。鳴見舍半徹席。什器狼藉。鳴與子綽相謀。欲及未昏敷席整頓什器。巽齋不肯曰。健兒輩今辦之。子唯飲。即開厨行酒。巽齋酌曰。倉卒之間。託老父穉兒于二兒。吾心安矣。杯數行。鳴又謂巽齋曰。前日所質於先生義利辨一篇。意兄見之。爲說何如。曰。閱之。宛然子之小傳耳。義利疑似之間。請試言之。今有入敵地盜食儲之命。予則應之。如子則恐不肯。其應者義。而不肯者非義也。何也。食儲本敵之有也。取之。益我而損彼。子之辨欠此意。是吾之所慊於子也。子綽初字子毅。是日先生改字子綽。以其名曰武寬也。鳴又席上書其由以與子綽。既而主賓獻酬驩然。巽齋曰。今日之事。頗奇遇。可以記也。鳴乘醉乃言曰。雖以鳴之不文。尙可記乎。曰。可。鳴欣然。徂以歸期日逼。故約西歸之後記以贈。黃昏竟別而去。歸家十數日。排煩。次第當日之

事而記之。題曰上野觀櫻記者。以其初約在焉。於乎。鳴之不敏。辱先生父子之過愛。有年於此矣。可憾者。則在鄉之日多。而在東之日常少。今也復歸家。山河隔絕。不識何日得復奉教於函丈。況陪游乎。戊申暮之春中八日。桑名秋山鳴記。

手抄曾文序

果吾輩所當法者也。有此見解。所以成就他日經業也。

余之志於文辭之學。夙心嚮于南豐氏。竊謂議論正大。說理入細。微而不過焉。吾輩所當法者也。其在若橫。頗費日力。而未有得焉。其西歸也。寤寐苦心。且讀且作。凡七年矣。其用力於文辭之學者。可謂勉矣。初獲沈氏讀本。熟復日夜而不足焉。更取元豐類稿及諸家選本。拔其萃。分章段。標句法。其餘諷誦間所得者。旁註題識。不一而足焉。凡如此者。前後數種矣。每其得好題目。輒構思腹稿。動累數日。結構間架既成。悠然展紙下筆之際。自以爲於南豐迂

果南豐知己、

餘往復周詳縝密之法。庶幾乎或得之矣。及一旦去而從事於聖經也。其於文辭。有事則作矣。未嘗設題而作也。是以一月遠於一月。一年疏於一年。沈氏選本束諸書閣。蠹蝕塵沒。舍而不顧。況其他邪。況數種手抄邪。昔歲不圖獲脚疾。經年不愈。至於暮春。寖有起色。遲日倦餘。倒書篋而得最後所手抄者。蝕餘纔存十篇。蓋沈氏之選。而曾氏之髓也。則當日之意。有戚戚焉動乎其中。於是乎不忍遺棄。釘爲一册子。以遺於兒輩。因嘆七年之久。爲此閑工夫。文辭之祟。實使之然。顧自赧然。雖然安知今之說經解傳。其得力者亦未必不賴此閑工夫也。然則七年之工夫。其或不徒爲閑乎。兒輩其念旃。嘉永三年庚戌暮春晦。

僅々十篇。其精可知也。暇日幸許借觀。

果堂先生曰。文公初年溺佛氏。頗究其說。故他日註釋大中論孟。未必不賴其力。吾兄文辭之學亦然。後生輩宜讀之。

青木重隆曰。此篇亦迂餘周詳。眞得曾氏之髓。大兄邃於經旨。講說分明。聽者聳服。蓋得其力。雖在於滋思潛心。亦由下於七年

青。結叔尤妙。前數百言作此處張本。

學文字之閑工夫。今之人往往置文字於度外。所讀止僅數卷。俄欲窺經書之蘊奧。難矣哉。其弊與徒學文字而不講經者不甚異也。若大兄。可謂真能學矣。

士說

立志以明道希文期待。古人之所以不自輕而以實功自勵者。不亦切乎。方今海內乂安。四方仰德。士之載經事文者。不肯自重有爲。而狃故常。事苟且。何在其爲士也。隆則師其人。道替則師其書。其書在焉。又何患乎無人也。所憂者。特以畏怯委靡志之不立耳。夫士之所自任者重。而其道之遠。曾子嘗言之。學者於此言朝夕服膺宜無失焉。苟不然。而曰世無良師。吾學無成。吾見其無志而自畫也。人之生。各得此理以爲德。仁則人心之全德。唯其以氣拘物蔽。故不能無失之也。故士之志學者。必先發憤立志。博約相資。知行並進。學不失其方。積以歲月。則無不可馴致之理矣。但立

青。確言。

數語可爲座右之銘

志之不勇。或作或輟。以終於無成。是古今之通患也。故其身體力行之勤。與一息尚存不容少懈。非弘毅則無以收其功矣。是士之責。吾儕不可不勉焉。有一人目不識一丁字。攘袂搤腕。疾視讀書者曰。忠者事君之道也。孝者事父之道也。我能知而行之。何必讀書學文而後能之之爲。此人未足深尤也。有一人。終年矻矻用力於讀書。而稠人廣坐抗然曰。理則然矣。奈稟賦相懸。吾儕豈敢希聖哉。此人眞可憂矣。古人論中興之舉曰。文臣不惜錢。武臣不畏死。則恢復之功可期而奏矣。吾亦將曰。儒者不憚希聖。則性可復矣。作士說。

此言可以爲百世之師

雜說

南歸之下生果蠃。每歲動緣壁而上屋。又入室。女兒以繩縱橫導之。蔓從而緣之。又栽牽牛花於其旁。伐蘆以爲欄。二草爭先蔓延。

青。敘事明簡。

一篇主意

壓欄緣繩。繩盡處。果贏則失其所緣。垂下如纓絡。花時。正午。花未開。其狀如兒拳。近昏。則拳漸開。日映。點火觀之。拳全開。五出瓠々然似亂素絲。每發三四十。幽芳可掬。天明。絲歛。而復拳。然後牽牛花代之。花色不一。或瑠璃。或淺青。或紅。或白。或絞纈。其他數種。每發五六十。與綠葉重疊相映。三伏之天。炎曦赫然。氣倦體疲。舍書呻吟。就而觀之。猶能足以悅目焉。夫此二草。一終朝而萎。一待昏而花。世俗之所以爲不祥。而今余之所以愛玩不已者何也。日新又新。取諸牽牛花。闇然而明。取諸果贏。是此二草足以爲自脩之法矣。讀書者苟存此心。則一草一木之微。亦足以觀爲己之學矣。

題和田範長裂足利尊氏書圖 上

論者曰。建武中興之不終。蓋由帝之失政。此言其孰謂不然。雖然是特責君上之論也已。豈忍與臣子言之耶。言各有當。此所以立言之爲難也。果如論者之言。則是黨反賊而寬之罪也。何以勸天下後世忠義臣子之心乎。況於當時乎。若範長父子。非不知降則富貴也。唯其忠義出於天性。事之成敗。固置之於度外。其心謂。與心事。嘹然。九泉之下。可以瞑。不義而生。不如蹈義而死也。是以百方誘致。不肯動其心。至於裂書投火。終之。膏身於鋒刃。而不悔。非自信之厚。而見義之勇。斷得好。其孰能與於是。千歲之下。生氣懍然。對圖。令人起敬。

青。議論有泰山嵐々之氣象

蝸廬記

人之無志。可勝歎哉。方今學者孰不知古今聖愚同一性。其用力之至。自非下愚之不移。何爲不可期乎復性也。但其立志之不强。向道之不篤。雖口說聖經。名爲鉅儒。然知之未眞。行之未果。讀書非不多也。學文非不博也。老死于牖下。終身無所得焉。夫既不能有諸己。則如之何其望能益于人也。今夫吾儕之於學。不爲則已

青。好引證

矣。苟有志於爲之。則發憤立志。窮理而求于擇善。誠身而勉乎固執。既不誤乎用力之方。而實踐切諸已。凡日用處已接物之際。不背於聖賢開示之意。而可也。古人務學之切也。其用力之初。必先以敬存其心。以誠心行之。或謹之於一念之微。或察之於事爲之著。不求居處之安。不願膏粱之飽。明健之資。於視聽言動之際。必能勿以禁之厚重之性。於處已接物之間。敬恕以守之。一則反於天理之規矩。以致天下之歸仁。一則見其驗於家國之無怨。夫子之教顏冉。顏冉之從事于教。其方具於聖經。文公爲後學發揮盡矣。吾儕不可不勉也。諸葛亮言其君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夫亮受昭烈之遺託。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以謂曹氏而在焉。背於先帝託孤之命。而職分不終矣。學者於爲已爲人天理人欲之際。亦必能識其不兩立。然後可以有爲矣。秋子少喜讀書。白首不衰。

結末一儷字。含敬字意。便斯篇歸宿處。

頃者憂學行之不進。名讀書之室曰蝸廬。蓋取諸蠻觸之寓言。意謂自今以往。日用常行之際。於所謂爲已爲人天理人欲之間。必能去彼取此。又能審其機。則異日併蠻觸以爲混一之功。豈有不可期之理哉。苟然。雖伏尸百萬。逐北旬日。亦何傷焉。唯其克之不力。容已私之尚存。此豈爲善學者耶。而況致彼勢强大。反以併我。其亦何以學之爲。此在吾之今日。所大懼也。作蝸廬記。朝夕省以自勵。

吉川公論

情暱則不敬。情隔則不誠。欲之難克。於五倫爲甚。而夫婦特甚焉。英偉之姿。豪傑之材。往々不免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孔子於大舜不告而娶。爲猶告。蓋爲頑父嚚母告則不得娶以廢大倫也。其唯以如此之重。是以歷世英傑雖心知其惑溺之非。而意猶有所

諉焉。曰。吾於倫也順矣。夫婦之別。吾能行之。假公義而騁己私。恣衽席陰私之慾。自以爲得計焉。不復顧天下後世之議也。英傑猶然。況其他邪。毅然不惑乎其間者。能幾何也。豈非難得其人乎。公生逢亂離。倥偬之日。士皆趨利避害。貪婪無厭。綱常掃地矣。天下莫復知有聖賢克己之事。而況年少妙齡。何望有此慮也。特天資之高。覃思于國事之餘。容易斷諸胸中。見其從容對兒玉就忠之言。何其明且確也。公一納醜女。既絕惑溺之原。更得股肱之助。一舉而得。可謂不世之舉矣。世稱諸葛武侯在隆中。娶黃氏之醜女。而其澹泊之志。寧靜之學。以輔昭烈。而噓漢火於既熄。出師二表揭綱常于萬世。其所本者克己焉耳。公亦娶熊谷氏。得信直之死力。兄弟連鋒。翼家翁以馳逐于中州。遂使之伯于一時。夫武侯希世之間氣。而又藉學之力。彼中歷世未見比倫。豈得以吾邦武弁沒字漢而望其萬一耶。公之於武侯。異域殊世。未嘗知有此等之事也。唯其天資之美。與之暗合。既於其難克者。從容果斷。其他蓋可知矣。方豐公際會風雲。鞭笞宇內。強者授元。弱者納土。四方爭先。唯恐其在後。然而公父子倔強偃蹇以終。其身雖比之於阿弟。風塵中認英雄。則似未曉天意之所向。然要不失爲大丈夫。其所本者亦克己焉耳。胡文定公以武侯之澹泊寧靜。推以爲眞大丈夫。吾既以公媲美于武侯。安得不以眞大丈夫與之。所憾者。不學無術耳。使其知聖賢克己之學。則終身所成。豈止於此哉。

世之學曾文者。除朱文公之外。往往委靡無氣力。若王遵巖亦不免焉。聞老兄亦學曾文。而勁拔明簡。無骨柔筋軟之態。其天資使然歟。抑亦其學之所造詣致然歟。可謂善學曾矣。

青。主客分明。

以其克己與之以眞大丈夫。又以其不學無術爲憾。所謂好而知其惡者。若老兄者。可謂得是非之公也。末路又進一步。

送山內監察序

士之有志於學者多矣。其能立志者鮮矣。立志者有矣。至於學得

其方者則未有也。蓋學不得其方。則立志雖銳。用力雖勉。然亦何所得也。故我朱門之教。必以窮經爲先務。經者道之所在焉。苟能用力於此。則其於道體既明。爲學大本又立。然後上下古今極其該博。而皆爲吾之用。幷日用處事接物之間。如手持權衡以從事焉。學之得方者然矣。今之學者則不然。不知道體爲學之義。靜存動察之說。所事焉者。則務記覽耽詞章。以之應接日用事物之際。猶之無星之秤。無寸之度。既誤己身。又幷誤人。夫學之失方者如此。將焉用彼學。山內君之在學職也。深有見於此。一旦奮然立志。潛心聖經。從事靜存動察之間。凡有疑難必正。不明不措也。雖以鳴之老迂。然猶間難尋究。得益多矣。立志之銳。用功之切。積以歲月。必有大所得焉。眞吾黨之望也。既而選爲監察。其職要劇。日上政府。與議國事。乃雖以君之銳志。然力有所分。不復得專於學也。則至工夫亦不能無間斷矣。故人皆榮其拔擢。而鳴則慊然以爲榮則榮矣。奈此學何。居常以爲憾。今玆四月。君以職事役于北越。吾聞監察在北。職事頗閑。君今會有此行。請專潛心聖經。亦足以繼前功而成之矣。故人皆憐其孤客遠寓。而鳴則以爲難得之會焉。料君意亦然也。特以十年交情之篤。臨別不得默々耳。君請留心於是言。鳴又因有所感。方今昇平。四方無犬吠之警者二百有餘年矣。近者夷舶窺邊者數矣。人心騷然。如今春過浦賀而近入神奈川。名爲求互市。而其意實不測焉。於是天下謹然爭言互市。鳴竊意互市者國家大禁。而今如此者。豈舉天下之人病風耶。何其無忌憚也。徐而思之。所以然者無他。由不明於義利之辨而已矣。其唯不知義。是以動爲利之所誘而不自知也。此辨君之所悉。雖然義理無窮。精微不易窺。君其不可不用心焉。況君之在要職

乎。此鳴之所以瀆告不舍也。

果堂先生曰。論爲學之方。正大有根據。吾輩宜寫一通當之座右矣。

送半林駒井君序

半林駒井君。今茲甲寅春。陞物頭。褒積年勤學。賜章服。越四月。擢奉行。役于江戶。我藩元無參政之職。寬政初。新置奉行。以參政。士皆俊選。極爲要職。君少好學。長而明經。鳴與交二十年。經傳要義。史乘疑難。心術工夫。居室曲折。有得相示。有疑相正。鳴之得寡過。其資爲多。唯其少擢侍從。不入於學職。是爲憾耳。今而有是命。豈惟慰積年之望哉。竊爲國家賀其得人矣。夫士之講經窮理。不惟欲致其知也。必將施之於行事也。然世之平居志於學者。一旦或得選擢陞要路。往々不厭輿望者何耶。今日之獘。讀書流於雜。其用於力經者。亦不過於資講說待疑問耳。既無明善之功。又乏躬行之實。何況於從政爲治乎。讀書如此。不若不讀之愈矣。俗吏不知學之爲何物。見我之所爲如此也。非笑之曰。彼爲學聖賢者乎。吾輩不學。猶勝於彼。於乎是讀書者之過也。今君勉學二十年。積累之功既熟矣。舉而措之。不爲難矣。比之向之讀書無實者。其得失何如哉。章服之賜。在位者既皆信其篤學。今而拔擢。以學之故也。則當發其抱負以報今日之知也。雖然吾有惑焉。今之要路讀書者有矣。未聞有學明行脩之人。則要是不學無術之徒耳。其注意存心。概皆在得失利害之間。則亦何知事之宜者有諸已也。君則學之積也。理之熟也。所言議。唯其事之所宜。而置得失利害於度外。於是乎出一議論一事。我之與彼東西背馳。南北殊途。吾恐君之不得一朝安於位也。是鳴之所大恐也。雖然學之積也。理之熟也。方夫言議枘鑿不相入之時。意其處之必有從容得其宜者。

而不恝然於此也。嗚則以謂所以處之。其惟誠意乎。今之從政議事。出一言。必本於誠意。論一事。必根於誠意。方其議不入言不聽之日。亦唯竦然積誠意。以效匪躬之節。則豈有不可感動在位者之理哉。則君之言議行。而君之位不變。上下安之。然後始得展驥足。使人人知眞讀書者之伎倆。比諸尋常時文雜學。則萬々不同。豈不偉乎。嗚竊有望焉。嗚亦與君同好者。少猥教育之任。用力於倘已治人者。今也老懶日加。不足有爲焉。悅君之此行也。奮然把筆吐露心肝。書以別。

果堂先生曰。當議論矛盾之際。以誠意感動之者。自是明道先生之家法。丁寧懇到。友誼藹然可掬矣。

送鳳毛青木君序。

鳳毛青木君喜讀史。工文章。其任監察十六年。在他人則不堪鞅掌之勤。君則裕如。于其間。出則坐政府。入則侍家庭。有暇則琅々讀史。發所蘊爲文辭。作和漢史論數十篇。用力之熟。縱橫揮洒。筆隨其意。然竊怪論辨之際。往々事理繆戾。多不滿人意者。乃勸君用力于經。君亦既存此心。而未果也。癸丑之春。自監察入學職。對嗚首言將用力于經之意。吾喜而慫慂之。然君之於文辭也。苦心用力之久。所得既深且熟矣。是以未得決然去此而從彼也。今茲甲寅仲夏。役于江戸。先發告之曰。夫朝經暮史。學者之所業。士而不兼之。無以成經世之大業也。然先明經。然後史可得而論矣。苟爲不然。天下治亂。君子出處。人才用舍。政事得失。以至夫審幾於未萌。知微於未然。茫乎欲濟無津涯矣。其惟明乎理。然後於疑似難明之際。忠邪難辨之間。猶燃犀以照海。今人之學反之。先其所後者。而後其所先者。既失先後本末之序。其取功亦難矣。此嗚之所以望於君不一而足也。君嘗論箕子曰。意欲復商。又曰。武王之訪。

果堂至論。

僅以洪範告之。立論悖戾。爲說驚怪。殆乎不似讀書者之言。雖喜新奇駕古人之弊有以致之。然失爲學先後本末之序。爲之崇也。故當日論斥其非。君之所悉也。夫講經窮理。讀史論是非。辨得失。是致知之方耳。今也論史務新奇駕人。豈致知之方乎。作文如此。古人類俳之戒。其爲玩物喪志。孰大是。此役也。公事之餘。省外事而用力於四子可也。則講誦之間。自知箕子之不仇武王。洪範於道不粗矣。寧是哉。於數十篇史論。亦將見其有事理失當者。是理明之驗也。文辭奇僻。猶之可。事理不明之病。吾恐其爲害不小也。君請諒鳴之言。決然用力于經。況是役。上之。公子之輔導。下之。群子弟之教育。聚諸君之一身。爲責重矣。不可不用心焉。鳴之不敏。少小辱蒙齋先生之知。今之成立皆其賜也。則鳴之意亦在欲玉成君而已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故盡言以送其行云。

果。起一段。文氣生動。

直言不忌。亦出乎誠意。僕竊知鳳毛不相忤也。況議論痛快。行文流暢。異敬服敬服。

書遊泳鍊法後

余一日訪翠樹翁。入其室。圖書狼藉。篇帙山積。翁危坐其中。對几讀書。寒暄禮畢。論古今英雄勝敗興亡之迹。聲如洪鐘。目無古人。既而出示一小册曰。是威之所留意輯錄者。煩子書其後。講餘披閱。蓋輯和漢古今係泅水之事者。題曰遊泳鍊法。翁自少好學。兵劍諸武技皆通焉。旁善泅泳。自墨夷窺邊。海內多事。公家命習練操舟遊泳之術。翁時年已過古稀。首事演習。其勇銳健力。雖壯者不過也。今也餘暇。輯茲書。則固非世間逐時好誇博者之比。余也一介之書生。其於兵劍諸武技。固嘗不識也。矧於泅泳之術耶。然猶知茲篇之爲有用書也。

送果堂南合先生北征序

余歷觀我藩自文化至安政之儒先經學文章如我果堂先生之夙成而熟者蓋鮮矣先生少余一歲成童友善執卷日相往來當時頭角已嶄然余輩每瞠若而先生不余遺也蒙齋夫子一日語余曰近者南合生用力於文章雅健改觀矣汝勉旃余赧然畏而慕之既而先生奮厲遊于昌平橫舍經學文章併進弱冠遂起家爲學頭生徒歸往焉其西來也年將壯棄文思日涌之巧而從事聖經篤信紫陽潛思於章句集註發揮微旨闡明幽致其於一念之微也將以涵養之於未萌而省察之於將動其爲已之實可謂密矣抑余何人也少而孱交老而不衰其同職掌者三十年矣非日相見則或間日其涖官治家接物處事以至讀書之有疑一章一篇之詩文亦未嘗不問而取決焉余之淺陋有今日多由先生輔仁之賜也及其陛教授也扈駕東西無虛歲意暗贊默佑亦多矣先生年過知命學日熟弟子益進且也　公家富春秋當終輔導成君德以對闔城士大夫之望也奈何一旦去而入郡代使余輩有中流失舟之嘆也若夫先生之學之才何施而不可也唯其在今日則孰輕孰重孰緩孰急識者或能辨之而今如此是可歎也況於職掌之殊也經句彌月而未嘗有接見之期乎則余之心所以最悲也今茲已未先生年已六十一以職事北征余倍悲其契濶憮然爲惡者數日又自慰曰余有論孟講義二三十篇經正者不過於數篇今者盡數書寫爲册幸盛諸先生之行李中清閑之餘堪煩一讀徧賜論正則使余有大所得以慰索居擿埴之想焉居數日余亦有扈駕東役之命蓋先生之入郡代也余以淺陋之學老朽之餘而誤承乏於教授居常懷畏懼焉今獲此命不寒而慄其何所能堪也況於適屬先生北征分手之時邪余之感愴

所以益深也。夫越之與勢。千里隔絕。幷其征途。皆新涉之地。想其有發於吟詠自不能已者。況北地長尾氏之所割據。其民獷猾稱難治。今得先生而治之。亦此民之幸也夫。其卒役西歸之日。余將復扈駕歸家。從容於杯酒之間。幷與其新政而叩之。則周歲之契濶亦何悲焉。乃書以別。

書家藏道確吉村翁國詩挂幅背

鳴幼時聞道確吉村翁之病也。曾嗣宜温君從政役江戶。守國公特賜休暇。速歸省。翁感泣。又切誡曰。君恩及於殘喘。死且不朽。雖然委任之重。豈可狃恩曠職耶。君不能違。臨發。封書以授。命拆之於途。君唯々。既拆而視之。則唯善事君哉親詠國詩也。君憮然。携而南。具白事由。公感愴久之。乃命裝潢以賜云。近者閱家集。卷末載之。欽慕之深。但恨不及其時耳。翁祖應[illegible]神公之聘。祿萬石。班國老。世々相承。與公家同休戚。而若翁忠誠之篤。老而不衰。是豈無所養而能如此哉。昔者晦庵夫子以一善字解事父母之孝。先儒發之曰。家庭之間。有無限難能者。未易言也。而唯一善字足以包括矣。國之事君。其間亦有無限難能者。翁所謂善事者。蓋亦此意爾。而一息僅存。猶以此誡敕。則平素之所養可知矣。意其從政之日。匪躬之節。其於善事之亦何疑焉。翠關君於翁爲嫡孫。諒鳴之欽慕不一。出其所嘗親摹者以賜。鳴欣然出於望外。乃裝潢爲挂幅以藏家。謹叙本末以書其背。終身奉將以充在官之式。

遠祖伯州小傳

遠祖源伯州。諱晴近。初諱信友。秋山氏。稱伯耆守。其先出新羅公玄孫諱光朝。家世住甲斐。光朝時。始稱秋山。蛭島兵起。諸源景從。

光朝以獨後而廢。數世孫諱光政。稱新藏人。在南北朝之時。驍勇善鬪。子孫微不顯。歷十世出伯州。以武略聞。初狥信濃。鎭高遠城。兼伊那郡代。既移飯田城。天正元年。出兵美濃。陷岩村城。乃移治焉。其間攻城略地。以寡破衆。爲國出力。武田氏一時雄踞海東。實與有力。三年五月。長篠蹉跌。國勢日蹙。七月。濃師圍城。勵衆拒守。甲侯出兵救應。會大雪不果。孤城受圍彌十旬。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力盡而就虜。實爲十一月廿一日。終授命于岐阜。年四十五。近者宗姪勝敏追遠之切。博攷群籍。以補家乘。又使根本器寫眞。囑以小傳。鳴喜其至性也。乃節錄家乘以授之。丁巳孟春。裔孫鳴謹識。

關羽贊

同牀而寢。兄弟恩親。侍立終日。君臣義醇。白馬報遇。老瞞呈眞。七軍覆沒。漢賊逡巡。英風凜々。千歲猶新。

宮本武藏書牘跋

舘林侯榊原康政。幼時習字于能見松應寺。師授以國字。不肯曰。我不主執簡。凡士之所欲識者。軍國之用。所謂點行記馘是耳。以往通于弓馬劍槍之術。然後出而仕。不欲習若字而虛度歲月也。時年甫九歲。余嘗謂亂離之世。士結髮于行閒。絕無演習之事。殆非也。致仕大夫翠山翁家藏宮本武藏書牘。蓋所以寄祖眞如君者。書中說劍理。夫宮本氏之劍。名于四方。則祖君之通其法。亦何疑焉。慶應丁卯仲秋日。秋山勝鳴謹跋。

題小楠公梓弓詞

當國家傾覆之日。士之殉難全節。記諸簡策。傳於口碑。見聞之際。猶能使人勃焉興起。慘焉涕泣。幾不自勝焉。況於身訪遺址。見當

年遺物之存者歟。吾藩致仕大夫翠山翁。當拜南山遺廟。親見如意輪堂扉所存小楠公梓弓詞。得其榻本而藏之者久之。近者出以示之於勝鳴。使題一言。詞蓋以箭鏃劃于扉。而史云書壁者非也。今觀其詞。當日慷慨趨難。舍生取義。感憤欝積之氣。躍躍於紙上。使人悚然生敬畏之心。而不覺歔欷歎嗟焉。方是之時。公雖乘累捷之勢。目中既無虜。然特僅々三千兵耳。以之與賊軍八萬相當。勝負之數。不待知者而後識也。公則曰。此行也。非獲渠頭。則必授吾首於彼。辭于行宮。拜乎陵寢。與從兵截髮納堂。記姓名于壁。抽箭劃詞。扣鐔而起。以孤軍擣賊隊。七離七合。幾獲賊魁。而衆寡不敵。終致首邱之節。嗚虖公生能體乃父之遺志。而護社稷于彈丸黑痣之南山。死能遺小弟以善其後。而不殞家聲于千載。可不仰哉。今翁意亦將訓子孫以勉臣子之義焉。豈不美耶。丁卯端午前一日。秋山勝鳴拜題。

恭書　守國公親書七絕挂幅背

臣佳道奉我　守國神公親書一葉來曰。此幅一拜展之際。猶認其眞而不疑也。但以其無印記之證也。子孫欠尊崇之恐焉。幸先生猶及于盛時。請記一言以爲證。臣勝鳴謹按。神公學明天人。百般技藝莫不通。然至於詩與畫。雖藩人知者鮮矣。蓋以其在妙齡耳。然畫則時有之。至詩則無有矣。其不喜作可知也。檢公譜。安永五年。以世子始臨于白河。講文演武。以身先藩士。而無政治之責矣。治下甲子山。巔曰旭峯。瀑曰逢隈。隈水之源也。公特愛其山水。月夜與詞臣游賞之也。因想岡本某云少年監國難瞞矣。河村正道不應於問人。咸在是時也。而公尚丱髮長袖。而他年偉勳蘊蓄諸胸裡焉。宜乎佳道之實愛以爲難獲也。己巳春。臣

秋山勝鳴拜書。

三僕傳

三僕。越後人。我遙管在越後。構堡柏崎以治焉。賦民丁。赴江戶藩邸。爲傭以給雜役。或執公家杖履槍刀等物。以列鹵簿。或充諸曹小使。我士祇役者。輒人授一傭。供烹炊之事。所謂中間者。其用博矣。北地專魚鹽之利。乏竹木。民皆質懇可馮依。三僕蓋爲其最。有感爲之傳。

角內者。橫田村人。天保四年冬。余始東役。點執烹炊之事。性嗜酒。無日不醉。嘗聞壯歲爲盧無僧。巡歷諸國。善吹尺八。又解醫治。同伴有疾者。隨爲診察。審症授方。就藥舖取辨。醫治極驗。聲價發聞。無卒無士。擧邸求治。公房婢妾亦深信委。且精釀法。知桑酒冬瓜酒之方。代地一酒店損酒味。渾家失色。遇欲取醉而至。店酒保告其故。僕曰。醫之何難。保曰。味可醫乎。曰。可。醫之宜如此如此。吾保其無它。保入語其主。主悅而如其法。他日問之何如。主出而拜曰。奉君之教。果得驗。若干罍酒味皆復醇。苟不得君之教。吾店之損失可慨也。抑君之法何其神也。爲覘厚矣。報之無方。而往仍舊就店取醺。則唯君意所欲。請勿須券。固辭。不肯。始余不知此事。一日晡叟見來訪。是日閑暇。余嗜濁醪。乃走僕貰之。僕歸告曰。酒保謂僕所齎器何小也。自今携大瓶來。余視之。酒溢器。余訝問之。至于是吐舊時之事曰。彼縱奴之欲。不用券。從之顏厚。故取醉于他店。而有時往。君命濁醪。彼店所釀美。故先言非私貰。彼不肯。遂充壺。且有前言。於是與叟對酌。叟使僕吹尺八。又吹所謂鶴巢曲。余頹乎笑之。叟則大喜感稱。其所吹尺八。近者獲竹手造之。然日出而飲。或余偶出遊。歸則不在。頃之。醉而還。余戒敕嚬舍而出。僕醉

態蹣跚。唯々拜顙而已。可笑矣。一日醉而歸。驟雨至。矮舍颺薪于屋瓦上。欲急收薪。誤顛于地。會余會生徒于樓上。驚砰訇有聲。與諸生急下而視之。則抱薪而墜。六年八月。余卒役而西歸。後歷十三年。弘化四年。復東役。明年正月。飄然而來。語曰。在鄉患中風。親療幸得愈。以久不面於兒。不厭道塗之勞而至。不圖覩君之標札。爲謝舊年之恩。敢拜趨。矍鑠如舊時。會僕乞歸省。以角內假充烹炊之用。問其齡。則曰七十一。僕彥平慤實。亦善仕。二月。余瓜期西歸。初角內之仕余也。年未耳順。冬日畏寒。常擁火閣。每朝一鍋湯。一釜飯。一鍋汁耳。凡役中皆炤之。曩時用意蓄燼。納諸炭苞。積若干苞。禦寒之用有餘。其再來。纔三旬而別。其蓄燼如一日。後又歷十有一年。安政六年。扈駕又復東役。携剛兒。寅藏者。黠執烹炊之事。寅藏亦越後人。失其鄉貫。爲人質直有志操。常欲余役中省用。或時命購求某物。彼唯而不購。問其故則曰。君之命僕者。慮其欠用也。然在公多。而在舍少。且役有限。卒役則西歸。此物可欠。故欲必購者。告以其由。火架有方圓。余家有圓者。又欲方者。乃命曰。圓者既有。方者尤便。余將獲而還。且圓廉而方貴。汝在都下。熟購需。時見可者。貴之。不論新舊也。奴肯命。遂獲可者。今猶用之。余又欲菊盆植。奴持小圓紅者來曰。今茲菊少。萱塲街藥研堀寥々。小花屬戲。故博粲。頃之。獲大黃花絕佳者。然盆猶假他人物。乃戲曰。主公無欲。今却淫於菊花何耶。其質直如此。余性嗜酒。憂其妨業而不飲。月賜鮮魚一再。必父子相對小酌。分鮮命杯。奴拜受鮮辭杯。詰之則曰。性有酒失。故痛絕飲。强之不肯飲。萬延二年春。免賦歸鄉。親勸六左衛門者代之。寅藏意不欲歸鄉。在留都下爲生。以不如意。不得已而北歸。六左衛門亦越後人。失鄉貫。性行與寅藏相

似。是歲五月。余新賜祿百石。凡藩士祿百石。役中不復賦炊夫。更用手人。奴求爲手人而至期月。其翌。牕外有呼六左衛門者。觀之。寅藏復東。爲鬻瓊脂者。使出盛瓊脂器。余更授昨夜所殘酒一瓶。令回來號舍。而不至。明年春。六左衛門忽然遺書而去。其事固微。無意於譴責矣。而彼自去。無幾。火發于四日市。延燒本材木街。會余病在牀。强出執事。還舍。則兒曰。六左衛門來候。終之。寅藏不至曰。奴勸六左衛門。而渠爲不利主家。奴何顏見主公。六月。余卒役西歸。明年冬。又復役。終不知二人之所在。余壯歲東役者數。大抵每十年一役。性畏暑而耐寒。至是行也。齡踰耳順。內外勸置火閤。乃命六左衛門獲其新造者。併方火壺。後年在京之日亦用之。爾後冬日恒用之。夫余之於三僕。一覩無違。然一得其常而無憾。一偶逢其變而不終歡。蓋有餘悲矣。辛未六月。

先考遺像記

孝子之事親也。思慮周詳。無所不用其誠。然尚豫念風樹之感也。是以有壽像之奉矣。弟子之事師亦然。先考通武技。奉命爲師範五十年。壽八十五而終。闔城士人多出於其門。若壽像。則外乎宗子之家。而門人之奉。宜不止於二三矣。余以支子出身。禮不得祭禰。歲時助祭于宗子之家。乃家不得奉壽像也。然而昔日幸得畔上氏之惠而奉之。事具余書後。今茲壬申春二月初九。不圖又副別幅。夫既支子而所以奉之者。特以義起耳。今之副也。雖若出於不得已。然歲月荏苒。距生時已四十年矣。而一朝偶得拜其眞。則昔日終天之憾。與今日風樹之感。庶幾乎或得兩併而少慰追慕之萬一矣。則繼今以往。雖或副數幅。亦所不厭。而不爲違義也。初聞壽像落于市人之手。而在本街對月酒樓也。怵惕不安。乃與剛

機謀所以脫厄者。余謂樓則朝暮遊客酒徒之淵藪。俗流猥褻之熱場。而壁間挂之。汗衊極矣。優游不斷。因仍之餘。杯糞之汙。醉漢之虐。輕慢陵忽。無所不至。終之。爲暴人惡客之取去。則雖悔不可追也。先考之寫眞。神之所憑焉。不容褻也。逡巡趦趄。緩一日則增一日之苦情。遲一刻則長一刻之煩躁。孝於親者。必不如是也。要在速謀脫厄而已矣。余友大高致遠國醫。其人頗好義。聞樓與居相近。意或悉其人。曰。善。詰朝與機訪致遠。曲言其意。致遠曰。雖不親。略知之。抑畫幅大人之眞乎。曰。然。余不忍於稠人之侮弄也。致遠悚然曰。請少休焉。幸有友之親。暱樓主者。居對樓。與之謀。爲萬全焉。刀而出。須臾奉幅而來。余與機相目。愕其神速。致遠歸坐曰。向者謀友以實。友諾。直入樓。奉幅出曰。主偶不在家。幅則在焉。敢屬之於子。主歸。吾保無他。奉幅授余。余渙然心解。如宿痾之去體。

厚謝不已。致遠喜談。更命酒。且酌且談。賓主驩然。致遠嘗求余文辭書以與。而未果。是日亦及焉。余曰。今日之事。立談了之。何其愉快也。苟非子之勇於義。何以至此。余雖衰老筆鋒退縮。請勉爲子叙此事。以果一諾之信。不必他文也。致遠曰。幸甚。日將晡。余奉幅辭而歸家。其明遣機間友姓名。則宮崎桂齋也。桂齋亦業醫。精眼科。會剛患眼。延治焉。以故親於我。今之爲我謀。亦見爲好義之徒矣。此幅蓋當時門人之所奉。意其人既亡。子孫不能繼焉。而落于市人之手者歟。今也幸得二醫之周旋。而永傳之于子孫。神亦可以安矣。於是酬樓主以狩野玉圓永信山水幅。既奉家。卜良辰。灑掃南軒。一壺之酒。一尾之魚。併焚一瓣之香。而恭謝淹留沈滯之罪。拜幅之際。感愴交集。明治五年春三月朔。男固謹識。越既望。書以贈。

白賁堂先生文鈔終

一月費未タ拂込マサル各位ハ至急拂込ムヘシ

一月費拂込サレハ遺書ノ發送ヲ停止スヘシ

一月費郵券代用ハ一割增ノ

一月費拂込ハ佐治爲善宛ノ

一前條遺書刊行ノ順序ハ本所採集ノ便利上完成ノ者ヨリ着手スヘシ

明治廿六年九月八日印刷
明治廿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屋敷
發行者　星野恭藏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屋敷
印刷者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九拾六番屋敷
印刷所　育文舍

（非賣品）